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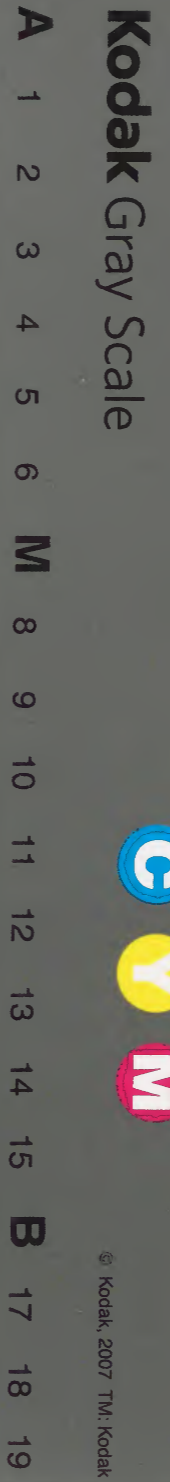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五

120  
10  
30

內閣文庫  
漢書  
六百四十一  
冊  
三六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4  
冊數 10 ( 5 )  
函號 298 136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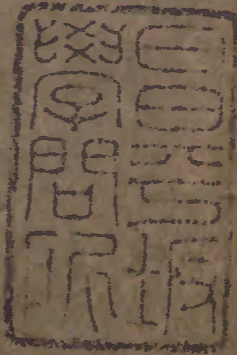
120  
10  
30

外書

拾遺

傳聞雜記

一至  
十二



|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 一〇        | 五 | 三 | 別 | 儒 |
| 冊         | 號 | 架 | 函 | 家 |
|           |   |   |   | 門 |
|           |   |   |   | 類 |

|   |   |   |     |   |
|---|---|---|-----|---|
|   |   |   |     | 漢 |
|   |   |   | 六〇四 | 書 |
|   |   |   |     | 門 |
| 一 |   |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五

不許帶出

一程全書

五

二程全書第三十

朱公掞錄拾遺

性靜者可以為學淳

學在知其所為又養其所為淳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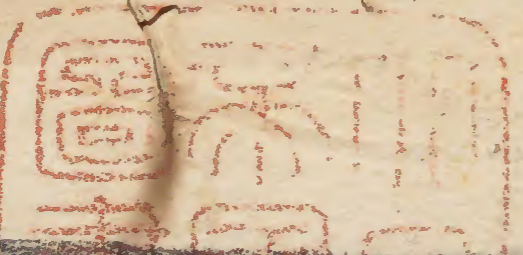
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而上者也正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以過也正

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所循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

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至人也淳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人不見其意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得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學本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爾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

夫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去不仁則仁存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

智誠此之謂信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首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

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教尺而後至於百八習化其

高矧聖人誠至之乎豈可得而知淳

人必以忠信為本無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

教之行忠信忠信也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為學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

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

位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

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

月告朝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

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  
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  
飲食則稱家有無祭而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  
則嚴局之童孩奴妾曰不可使褻而近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  
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  
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  
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取其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特而迫切取

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設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於耽惑道辭生  
於不正竊著便道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  
有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  
為辭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  
當如此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  
禮見迫孔子嘆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  
泰之否天厭吾道也

性與天道此子言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嘆辭  
非謂孔子不言其意淵奧如此人豈易到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  
竦然共立後三嗅而作文如此頃恐後人編簡脫錯  
嗅字又不知古作甚字又近呶字薄賣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人不為也

信之不篤執德無由弘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可以  
祈益

無衣若以王道出軍行師山我則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  
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日  
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  
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采芣女功之時悲則思慮意  
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君子同  
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

鳴鴉惡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  
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鳴鴉是  
管蔡此一篇闕文難解

出車嘒嘒草蟲意是南征西夷怨薄伐西戎時如此

采薇彼爾成後成後彼維何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  
副如常棣之華路路車也君子將率也君子所依小  
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易咸其腓  
腓脚壯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於四  
方若無忠信安得誠意言此詩是如此不必詩中求  
九畝導渚不宜刺如朝廷言公之不歸於文信安乎得無  
以我公歸乎

詩若還以樂天知人何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  
子情意不到處

詩可以怨譏刺總是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然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大要則止乎禮義其情則是國入之情

考繁觀其名早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  
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永思  
念不得復告於君賦不忘君之意

候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蒼蒼蒿草木藁茂貌山有  
蒼蔚之草木便朝躋而來之室有婉變之少女人便  
斯飢而思之蒼蔚言其材婉變言其德

白華自是漚之爲菅白茅自是爲束各自爲用如后妻

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雲結爲雨露所以均  
被管茅王之遇妃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  
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  
宜待之以禮今反薄鼓聲聞於外我之誠意反不能  
感動於君此有贅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戩翼其常如  
此扁石登高以升車今捨此履卑如舍申適褒

立山有麻大都言立言阿言山多喻朝廷立山是物所  
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立中更豐美但言立中  
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  
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

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  
食亦喻賢者却在鄉國故思其來食季徒能悅人  
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  
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  
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立中有麻不是所且有一處一本無

碩人頎頎碩人教教疑頎頎教教兩句先言莊公衣聚  
衣非婦人服說于農郊言其勤政已下始言莊姜翟  
蕞以朝勸勉莊公使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使驕  
上借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不妬爭意施眾



歲歲鱸魚發發言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與莊  
姜不見谷徒有葭莩揭揭似庶姜孽孽驕且上僭故  
庶士有謁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眾小器也鱸鮪大魚  
也葭莩元雜貌眾中又隱無子意

自牧歸美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自牧歸順信美且  
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  
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爲方伯  
連帥故暴露於中野微衛君之躬指其人也又切指  
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率詩

意貴優柔不迫切此乃治詩之法以爲君若不在此  
我胡爲在此斥黎君也乃是脅君以婦又迫切時幾  
乎罵

旌丘地名前高後下誕之鄭考言葛鄭短也延蔓相屬  
叔伯何故却不相救卹何字之一作意黎在衛之西  
狄在衛之北我黎之臣子非無車但汝不與我同故  
也

中谷有蕓蕓茲芾當在水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脩字  
非脩長之脩疑同周禮脩脯之脩過於乾底意曠暴  
也其乾猶不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

之濕都無言其思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三英粲若粲然光明貌英乃若五紵類自是衣服禮數制度非三德也

芄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枝葉與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人君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執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免爰免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皆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伐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置免今却雉懼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辭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已反不如我之懷思自雁此阻隔次章女怨下上其音相應和之辭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不知德行戰國間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義興師動衆言汝但不恃不求何所用而不憾伎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發師婦人何怨之有婦人猶勉之正也若謂夫後後婦便怨成何義理

狡童寒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爲禽又况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何可比君爲禽又况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清人一篇却是詠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消彭軸莫也是地名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標有梅汲汲惟恐不及時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夫却本意忽不娶齊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半以諸事豐備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於巷非不下我又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裳錦即是丈夫若婦人則惟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古之錦疑今之綾是聚錦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子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姻昏時今則明星煌煌而不至楊最得

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  
喪多言北又有冬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  
南

羔裘豹祛不是相稱猶君臣民須一體今反不相卹民  
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汾沮洳沮如公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  
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彼其  
之子反美愛之無度公路公行非公道如此非衆人  
所共取即非公道公族公類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  
潔之地檀美材湏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蘆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  
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家  
則適其人甚遠大抵羊東門之楊盡是已許昏後以  
禮不足不能令昏至於過時後上又不能使人殺禮  
故使人至淫一婦人脯脩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  
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即子不我即故  
待禮不得也

葛屨儉嗇便機巧計校所得也糾糾牢固意言牢做葛

履亦以履霜孫揆貴者言衣照亦分貴賤禮諸母不  
漱裳褻之慄之補紵意提提據字義勞意宛然左辟  
右插衣古者短右袂謂便於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  
象掃貴者之服此等總生於福心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於天子之使故美其可  
美也當時使采到國故請之七典六衣中一箇數目  
無以六為節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以慕國殺君不  
以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  
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  
見當時之善雖大惡有如此時亦可取魯風詩非無

大惡然聖人錄其頌不錄其風此則為君諱也觀其  
頌之善止於此其他則可知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於外如  
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於民使晉人從之  
采芴芴是耳草喻說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朱公按問學拾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憾淳伯

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為仁之資非極力言仁也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有始有卒先後之序也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正

毋意毋私意也毋必為毋固滯毋彼我乃曾子所言也

淳伯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正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仁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

恕言其用人道也正

其言之不怍所為言之不愧淳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去里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

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淳伯

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正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動容周旋中禮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

矣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淳伯

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己淳伯

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淳伯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淳伯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

章伯

弘寬廣也毅奮然也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

隘陋

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叔正

九思各專其一淳伯

何莫由斯道也可離非道淳伯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淳伯

里仁為美里人之所止淳伯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

在已

生理本直罔不直也亦生者幸而免也淳伯

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

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叔正

民亦人也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

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淳伯

先難克己也淳伯

聖乃仁之成德謂聖為聖譬猶雕木為龍木乃仁也龍

乃聖也指水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  
而言之則能取譬是也淳伯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淳伯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顏子當之叔正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

以君子未嘗校也淳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叔正

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一不固而有所為也淳正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口為不善只有下達淳伯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在己也淳伯

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淳伯

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乃公也叔正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淳伯

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北宮

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

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

之勇同淳伯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



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  
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二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  
氣志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  
者心之所之也伯淳

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  
言蔽陷道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  
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  
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伯淳  
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其所  
好以孔子之道弥綸天壤固賢於堯舜而觀生民以

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  
也伯淳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伯淳

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

我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伯淳

色形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伯淳

蓋於背厚也正叔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  
已子厚

有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

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叔正

不下帶言近也叔正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叔正

日月之明但容光者無不照叔正

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為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

民如赤子為大

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

人之地叔伯

羞惡則有所不為知所止乃義之端叔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叔正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

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叔正

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為統體敬為用敬則內自

直誠合內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

事上帝

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叔伯

幽贊於神明而生耆用耆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卦

叔伯

祇與底同使底至也無至於悔叔伯

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淳伯

安安於理之所安者淳伯

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

食乃君子之過

人心人欲道心天理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

然意誠顏子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

未嘗復行他人位叔正行知之不至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

也然致知在所至叔正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淳伯

敬則自然儼若思安定辭其德可以安民淳伯

有餘便是過慥篤實貌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叔正

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淳伯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

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二程全書第三十一

二程全書第三十二

外書第三

陳氏本拾遺

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後心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聖人天地之用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乃天道也

由孟子可以觀易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特故至日閉關

入之一枝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

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

一作凡言克者必未能有諸己也

誠之在已然後為克已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

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為克己復  
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久之視  
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  
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一作克仁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  
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一言可以興邦公也一言可以喪邦私也公生明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

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伯淳

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

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

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

言義不言命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思至於再則已  
審三則惑矣

良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

良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

而不窮一作勞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而物之

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

良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  
良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私也故可止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  
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  
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  
儉則無欲讓則不好勝至於是邦宜必聞政

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  
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

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  
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  
言則喻無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

願無伐善則不私矣無施勞則仁矣顏子之志則可謂  
大而無以加矣然以孔子之言觀之則顏子之言出  
於有心也至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猶天  
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  
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制在乎  
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由是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

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

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無知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孔子孟子則可見矣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聖人愈自卑而道已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不為酒困是也

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矣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於義理無害雖貧亦樂有害則慊慊則一有不樂

禁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  
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  
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  
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  
其言如此

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  
聚而記之夫子得邦家亦猶是也堯曰

語之而敬故不惰言其好學也

瞻之在前過者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  
之中也

子在回何敢死死當為先死非回之所當為所當為者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討其罪爾

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

溺佞人使人危殆故遠之然後可守成法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如孔

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六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  
必待其自肯

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



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仁矣未為非信也

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也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肝召亦然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獲罪於天時無所祈禱何為媚奧何為媚竈奧尊者所居喻貴臣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未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復自然思量到也此一段前田本

皆不及門今不在焉

德不孤必有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崇禛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只取不遠之

意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聖人嘆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是也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二程全書第三十二

二程全書第三十三

外書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叅錄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佗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况於事物乎

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人循私欲則不忠公理則忠矣以公理施於

人所共恕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固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  
言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主謂之利者唯不害  
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也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  
者當深思

漢之儒者所以後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  
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贊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  
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

贊夫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馮氏本拾遺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墮而云墮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

貝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綫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祭如在言祭自己祖先祭神如神在言其他所祭者如

天地山川皆是也

非其鬼言已不當祭者既知其非然且為之是無勇也  
無勇雖因上文然不止於此一事

論語孟子只剝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  
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  
似剝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某嘗謂世間有三事工夫一般國家之祈天永命道家  
之長生之視儒者之入于聖人理道皆一

釋氏之學正似用管窺天一直便見道他不是不得只  
是却不見全體

不信神恠事亦不得便放猛湏是知道理若是直放猛  
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  
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  
視民如傷武王不泄迹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  
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  
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  
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人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  
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

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  
之於命可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  
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絲差失便能知  
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六平與聖人皆同只這便  
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  
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地步工夫尤難真是峻絕  
又大段着力不得

合墓湏以元妃配享湏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

二程全書第三十五

外書第六

羅氏本拾遺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  
以逐句看

赤鳥凡凡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  
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  
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  
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

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以終有慶也

黃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謙君子所以有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無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教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闔便是易一闔一闔謂之變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格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

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譏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伊

學而時習之應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

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

推此亦可以知為仁之本

明道

致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

政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

文自至矣

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

伊

禮之用和為貴有不可行者偏也

伊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

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

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

非樂不能

明道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伊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說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

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

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

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道明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為

君子固子貢多言而發也伊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

信之伊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伊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內出也脩天爵則人爵至祿在

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

利祿動若顏閔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

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錢

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

干祿也惟

奢自文生文過則為奢不足則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  
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  
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惟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豈有  
爭也故曰其爭也君子惟

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  
則辱之甚無此惟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  
文之以禮惟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

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

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惟

為力猶言為功射有五善為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

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辯威儀云云惟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弘

故止曰人以為諂也惟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

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道明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為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為之  
之類皆是以為利也

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伊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

利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

者但瑚璉可施禮容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

方可使於賓客言而已伊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說漆雕開之對道明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答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

以抑其方人也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女弗如也

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

教也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已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勿施勞者能之  
故非子貢所及也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  
為是嘆美之辭言眾人不得聞也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為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  
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

難免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

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

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

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觚之為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猶是也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

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道明

中庸之德不可湏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惟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

安百姓亦猶是也惟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奇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惟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道明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去迫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惟

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

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頌理者也  
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  
於亂明道

為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擊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

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

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

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

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

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伊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

乎爾同伊

叩就也兩端猶言兩頭謂始終告鄙夫也伊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聞必先

也伊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

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

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  
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審如也臨祭則敬也道明

色斯舉矣不至悔冬翔而後集審擇其處道明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

路不達故共具之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

而起庶乎路知之也伊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

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

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

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伊其誠意之多也道明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

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為

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伊古人非質朴也伊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

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

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道明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罔不止此曾

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道明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

伊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明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道明

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

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明

曾子少孔子始也曾觀其後明道豈曾也哉明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

迹則亦不入其奧故為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

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為善人信人有諸已之謂信

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

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

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

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

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

因問而告之伊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  
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也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  
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道明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為小以高為  
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  
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暮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暮  
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  
暮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

暮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

孫私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

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暮月三年之事伊

三十年為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決也伊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為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

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

當與聞之也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

人也故亦可以為士道明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

狷也

切切如體之相磨惇惇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

惇惇怡怡如也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

五年六國七年云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者一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

可以為仁有而不行未至也無故止告之以為難

邦有道殺邦無道殺取也此以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

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

危猶獨也與眾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

可不遜也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

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也

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此為作春秋而言

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

諂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

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諂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

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川伊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  
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  
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  
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  
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毅並注四處  
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  
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  
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氏始事糾不正也終從於正  
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徵王珪不死建成

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川伊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川伊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

不能行者川伊

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

為仁也川伊

為仁在己無所與讓也道明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道明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川伊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

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

吾其為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

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道明

恭則不侮盖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為人所

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

道明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終不

遺與有為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官元而栗剛而無震之義

盖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

知學乃愚道明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可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

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道明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居口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道明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伊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道明

日知其所止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

此可以為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明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伊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伊子張既喪而見子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

與並為仁矣明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伊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

今之城郭不為保民明

君子道弘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明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汚下必不為阿好而言  
謂其論可信也伊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願  
有泚推之可見伊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  
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  
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道明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仁不  
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

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  
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

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法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伊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

孔子於孺悲所謂不肖之教誨者也伊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

謂命伊

恕者入仁之門伊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伊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

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段伊

川語得之馬時伸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

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

不正矣明道

二程全書第三十六

外書第七

胡氏本拾遺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充不其怒乎

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怨也

心敬則內自直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思慮不得至於苦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

豐問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变化人才易今諸人之

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变化如何耳

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

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此尹子親注云

世事與了不相關明道



男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與激質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是只欲事正無顯入過惡之意

聖人凡一言便全駢用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以

有人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

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其子如何律徒一年以理考

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

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

吾嘗見一責人吾進退以禮而彼巍巍其自視也惟恐

不中節豈不勞哉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為顏

子所為非中也顏子亦然

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不動  
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主便心不動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  
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  
無不善矣今夫水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  
為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  
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  
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以為善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  
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  
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  
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  
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  
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  
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  
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  
齒者此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  
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

火有坎之象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春秋有三傳及三本正經共是六本書子糾事五處皆

言糾獨左氏言子糾且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

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

後言子糾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

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

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微去建成而事

秦王不義之大也

學而時習之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

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即是仁之本蓋謂

為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為道也

歸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戚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

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然未至於仁也以其有欲字

爾

却無道則能沉晦以免禍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

若比干是也

仁之方方術也

三月不遠仁三月言其久天道小變之節蓋言顏子經  
天道之變而為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  
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  
道不為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  
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上女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  
物曰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  
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  
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

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  
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  
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  
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  
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何事侁曰不過是說顏  
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  
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昔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者  
自洛中來洛問雪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  
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  
是為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

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  
郭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  
之深也

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文莫吾猶人也文皆欲勝人至躬行則未嘗得也

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  
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  
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  
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  
者至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  
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舞以  
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  
之至也

所謂利者一而已財利之利與利害之利實無二義以  
其可利故謂之利聖人於利不能全不較論但不至  
妨義耳乃若惟利是辨則忘義矣故罕言

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  
詳審也

兼五人之所長而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成  
人之難也武仲之智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

正者今之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謂忠也又要  
不忘平生之言信也有忠信而不及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又其次也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彥  
端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  
聖師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  
私明道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  
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  
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况  
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

廟自伊川始乎此伊子細心注云  
一語一語一語一語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  
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別本拾遺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  
何輕天下士上愕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沒見行狀  
無上曰朕未

之見也  
一見也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修已見於大全集  
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  
崇慶黨禁方嚴子徒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若能

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  
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  
也

二程全書第三十六

二程全書第三十七

外書第八

游氏本拾遺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  
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  
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底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  
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曰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怠地不得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敬則

偽矣  
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宣云爾聖人則不

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

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盖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

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曰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蟻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克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然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于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負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于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為備舜巡狩每五載一方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方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二程全書第三十七

二程全書第三十八

外書第九

春秋錄拾遺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倍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  
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  
秋如治法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  
意舊矣但曰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元年標始年耳猶人家長子呼大郎先儒穿鑿不可用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  
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

范文甫問趙盾弑其君夷臯又問許世子弑其君實皆  
從傳說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  
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于方伯近  
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  
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  
是也

公羊說春秋書第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  
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桓宣與聞乎絺然取之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  
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  
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始隱孫明復之說是也孫大槩唯解春秋之法不見聖  
人所寓微意若如是看有何意味乎

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其  
國委於所司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後父則義  
矣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嘗因說伐顓臾事  
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于郎潞公甚喜

二程全書三十八

二程全書第三十九

外書第十

大全集卷之

聖人未嘗無言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乳獨聖人未嘗  
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  
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  
和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  
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  
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通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

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到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點烈底性日則自然

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問星辰曰星是二十八宿辰是日月五星

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

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禁之既禁

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適別地脉是

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即井一日觀其

牆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牆鑿井遂亦甘只是要相地脉如何

冬挑今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如今方發

南京三十六岡改葬只是臺中人為之要得只振其術以營利也

有人蓋埋至有毀伐其親之屍以祈福利然偶獲禍其事雖未必然然據理安得不招此禍

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

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

復者反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

天理也此賢人之事也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

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奧意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

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照到上面也

君實近年病漸較熬放得下也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

尚書但其間有晚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

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六一方可作又問班固嘗

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

而今事太宗可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

敗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

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

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如殺弟也代國夫

人殺賊也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

立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  
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  
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  
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  
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  
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  
得使其子

新書且未說意中否且如與小人說能一有主言然只  
是一箇氣象今日新書讀之便有一箇支離氣象

字誤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  
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敬言動敬而  
遠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項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  
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  
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  
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  
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錚客當不  
竟不乘轎亦不留名

村酒肆要之蟲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歲賊盜州  
縣極有害

正叔謂子亭在禮院所定龍女衣冠使依封號夫人品  
秩為準正叔語其非此事合理會夫大河之塞莫非  
上天降鑿之靈官吏勤職士卒效命彼龍水獸也何  
力焉今最宜與他正人畜分不宜使畜產而用人之  
衣服

汝之多瘦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  
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癯治之之  
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又有學律者言今之人  
析言破律正叔謂律便是此律否但恐非也學者以  
傳世未未之或能改也惟近年改了一字舊言指  
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今有人極  
一場凶惡無禮於上猶不當死須是反逆得死也邪  
酒是麴蘖為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  
知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為力極可怪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今火山  
蓋為山中時有火光必是此箇火時發於山間也  
昔聶覺唱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鯽魚其同行者有不



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大一湫魚自唐以來自不敢取今當不可容然亦只如此者蓋自相食及亦有死傷也若晉祠之魚則極多必是吞魚之魚不衆也伯淳嘗到其水濱魚可俯拾然衆人不取以神為畏而特不殘及於此魚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使入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不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

不能為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為已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卒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既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沭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武運使及退

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管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程蘇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行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峯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為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為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毫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佛畢竟不知性命世之人相詆曰爾安知性命是果報知之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恥今學佛者反以為幻妄此誠為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為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卦可了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  
石上自適而已

明言吾理使學者曉然審其是非始得

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赦不原為其罪重  
也及至釋氏自古至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  
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原釋祖只是一箇黠胡  
亦能窺測因緣轉化其始亦只似譬喻其徒識卑者  
得入於形器故後來只去就上結果其說始以世界  
為幻妄而謂有天堂後亦以天為幻卒歸之無佛有  
變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若使人  
盡為此則老者何養幼者何長以至剪帛為袖夜食  
欲省舉事皆反常不近人情至如夜食後睡要敗陽  
氣其意尤不美直如此奈何不下

大宗小宗圖子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  
是這本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外書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

民諒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軼為宣州繁都一日差王某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軼疑其杖直便決替子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大學舉而不能先命也命當作怠字之誤也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

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揚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

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

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

在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稟之敬讓而爭自

息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

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

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氣之氣者也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

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

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

信取理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

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

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

夫釋未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踐及伊川宰相

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

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必自

下

尹子問范淳夫之為人子曰其人如玉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

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

故未三日而歛皆有殺之之理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孟子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

學者要先會疑

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

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閑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

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語錄潘千之云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嘗

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沉吟者師雍曰好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

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及本人之

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在氏婚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

先生曰豈有生為親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覲

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

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曾中無事如此有

朝七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曾中不是無事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六略

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道古人多忠誠故為

忠忠弊故抹之以質質弊故抹之以文非道有弊也

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

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

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

見天地

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

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數字

尹子曰馮理白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

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



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願以邪說設行惑亂衆聽尹焞張  
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  
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  
有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  
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願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  
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  
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  
謂學於願兄弟則一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  
存斯言幾於無忌憚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  
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  
來所改

酉室所聞云聖人氣數願無橫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  
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為奪造化者以此

又問聰明如何磨云曰使<sub>之</sub>則有不使則亡一作無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  
府盡逐學徒後數日馬伸時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  
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這百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

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仲為御史論  
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語入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後嫁取氏而卒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歆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曰譬如  
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  
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有患心疾見物皆師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  
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  
瓜甲漸變如虎毛班班然通身夜開闔延虎食其牢  
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  
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  
溫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  
慶糟敗裏叔孫通也言其自是時時譴伊川他日國  
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  
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忘日喪  
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

夫葷食素秦黃筆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  
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  
其熟也又曰軾間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  
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鄧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  
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  
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足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  
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忘此必至於彼故科  
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謂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學者甚病中興極之語曰  
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  
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此一

段溫州傳錄

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  
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記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  
道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宜曰不然

謝顯道崇寧間三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知何人先生曰由來之徒或

云建中問

尹子曰先生謂法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疾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誣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燁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願愈覺<sub>脫</sub>燁既還十七日有叩

門者報先生傾殂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

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酉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足多也聖賢以和氣生復和氣養常人之生亦藉外養也

問踧踖如也與與如也曰恭而安與與容與之貌有雍容氣象又王信伯語云問踧踖如也曰恭而安王信伯問伊川又曰與與容與之貌又問孔子言舜之韶及善武王之武未及善何也曰此聖人之心有所未足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着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張思叔作商稅院題名記先生以為得體李邦直卒委思叔作祭文多溢美先生顧思叔曰商稅院題名記是公所為乎思叔唯唯他日別製祭文用之曰世推文章位登丞輔編簡見其才華廊廟存其步武

范温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  
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  
之曰括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  
而淳夫獨完

橫渠學堂夔牖右書訂頌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  
改之曰東銘西銘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為大人

孟子知言即知道也設德和道是觀人之言而知之亦  
可以考其書然本意豈在為觀人之言也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以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  
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  
有功水土者為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  
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之人作事唯實而已  
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精一便是執中底道理

或問孔子何譏大閔曰講武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  
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言而為之  
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子言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子謂事親舍藥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外書第十二

傳聞雜記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物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  
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  
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無對  
御史倖薄故臺中有衆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  
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伯淳為子言

右二事見塵史

王得臣字彥輔

程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義其他乃

外書第十二

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右二事見呂氏家塾記呂希哲字原明

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申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右二事見呂氏發明並代理同上

程正叔言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稱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右一事見呂氏酬酢事變同上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

講一日二十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

微傷食物曾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史進詠是

日正叔畧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

御迹英至是始發德音

一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



言入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  
六十一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進說  
甚多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叙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  
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通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延  
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崇豈可使講讀小臣  
坐殿上遠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脩述英  
閣多置軒窓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脩延義閣簾內  
云此待別有擘畫未知何所也

十五日丙申通英進講文公以下預馬通英新修展御  
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牕前簾設青幕  
障日殊寬涼矣

右范太史日記范祖禹字醇夫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  
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  
遇故因循至此專奉手書幸便為之

右朱給事與范太史書朱光之字公按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  
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

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忘於哲朝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之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除監司顯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惡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綬杜孝錫伯溫同聞之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雲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雲箕踞以

坐大言曰烏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  
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亦與然政論國事子弟不  
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宰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  
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皆名侍立終日上屢曰  
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  
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  
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  
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  
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  
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  
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得罪張天祺  
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恨衆人以為不可  
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  
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  
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  
之甚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舡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反岸同舟有老父問曰  
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  
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  
而老父徑去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  
出先人既沒伯溫鑿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  
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  
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  
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  
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邵伯溫字子文康節先生

之子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匹夫其加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  
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  
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  
覺耳孟子地位去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先之世合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  
合一明道云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  
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  
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心裏有尔許大事若是不理  
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冬宿暴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孝不成有多少病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

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  
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利鑄  
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  
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為八千  
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頃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  
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  
減之而歲入溢温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  
人去更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温公欲變  
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  
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明道曰闕甚處  
曰如強或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  
之謂性處便闕却

明道嘗論呂微仲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  
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德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不攸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  
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雖是體察得理  
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  
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  
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  
甚底

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  
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喜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者也

問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  
又待向你道有來你且去尋討看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  
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  
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率無事  
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忘乎去念助則近於

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苗履見伊川語又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  
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  
高則當愈息所以報國者既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  
鷹犬自期也

二十年前往見伊川一本作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  
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  
工夫也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托得開將來可望

每進語相契伯醇必曰更須勉力

昔伯醇教誨只管着他言語伯醇曰與賢說話却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着一邊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正叔視伯醇墳嘗待行問佛儒之辨正叔指墳圖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是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入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醇見謂曰玩物喪志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身

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於心

伯醇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成就之則不敢讓

伯醇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



聲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醇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多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醇責之邢曰無可說伯醇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醇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或舉伯醇語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真是道得下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推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道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恁知某便知又

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  
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却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  
如此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明道語云病卧於床委之庸醫之於不慈不孝事親者  
亦不可不知醫

伯醇先生云別人喫飯後吞皮上過我喫飯後肚裏去  
范夷叟欲同二程去看斲地黃明道率先生先生以前  
輩為辭明道云又何妨一般是人

右三十七條見上蔡語錄謝良佐字顯道二先生

門人

明道云必有闕睢繼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公法度  
先生曰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  
一格價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反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路公門下求  
教潞公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  
因使人送明道慶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  
可不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入誠實

但聰悟不反先生故明道每言揚君聰明謝君如水  
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  
夷狄矣唯自揚謝二君長進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  
愧此四字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

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揚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

扶溝地旱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  
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  
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  
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  
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  
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  
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一事見庭聞意錄揚公之子迥所記

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口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  
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克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曾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此其類惟如此

右三事見侯子雅言侯仲良字印聖二先生之內弟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頭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

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

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

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着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思叔諾言僕天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顯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

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才着物便搖動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

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  
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  
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  
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  
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  
和靜以此為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  
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夫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  
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伊川伊川曰極是  
縱使其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公語尹名焞

字彥明伊川先生門人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  
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  
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

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惡禁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後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後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

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眼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領之和靜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

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紬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挑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

先生嘗問伊川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

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  
伊川沒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甚又有蜀人  
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  
十年後子方可作謝文後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  
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詰問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  
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  
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持其心

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  
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  
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  
言下有箇省覺處

謝收問學於伊川荅曰學之六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  
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  
人乃仁之端然仁也謝以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  
已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  
涵養

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着心處明道



伊川常嘆其未止一日温公謂明道其近日有箇着  
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温公曰只有一箇中字着  
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  
却只是揀得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患念  
珠却似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着心只那  
着的是何

謝頭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  
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  
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盖如是也頭道復還次年獲國

學解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戒諸  
子姪使置一室至於脩治窓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  
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  
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  
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  
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彬名宗質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  
惡成於斯湏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是不  
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言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

中誰看得破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涪州來洛中再執炙馬久之  
伊川謂先生及張子次釋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  
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其說如所成謝曰此來方會得  
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周恭叔所自太學早卒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  
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  
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  
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  
洛中監水南羅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

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彦明  
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  
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  
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温州鮑若雨商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  
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  
生曰賢邁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  
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  
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  
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  
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  
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  
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  
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王介甫與曾子固肇善後法之變皆曾子酌之晚年亦  
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  
後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  
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睽  
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

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  
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

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  
中須當暫往頴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  
焉又留頴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  
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搢一重二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  
待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待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

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  
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  
別

王子真字離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  
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  
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馬茶二  
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疑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  
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  
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  
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

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  
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  
伊川以其誠意德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  
人者但以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  
川曰靜則自明也

先生嘗問伊川春秋解伊川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  
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伊川先生復請之伊川曰當  
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  
不出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

端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  
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  
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  
曰先生令某來見二公若考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  
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  
見某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  
何益學不在此假使掃灑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  
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

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

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

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先生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

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恠其太甚

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

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合以密示嬪御

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支

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穢者請買之上曰不可

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  
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待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  
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先生曰揚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  
疑伊川曰揚時也未判然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李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  
蘇曰子脩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  
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  
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  
得大學西銘者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又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  
否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  
必三四請益尚有不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  
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  
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  
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  
秀才肯待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又從學于  
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  
是指與得箇歧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然

若未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司馬溫公脩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推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此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其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也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閑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

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  
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  
生謂寬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  
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  
才說盡分便不消說窮也

先生曰伊川易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頭微無間  
先生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  
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先生一日請  
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  
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先生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先生  
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  
不得

右四十一條見和寬所記尹和靖語寬字居之

先生云初見伊川先生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  
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  
之事耳先生時待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  
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  
伊川沈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  
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書如何伊川曰  
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同如山宗在房  
陵事之類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  
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  
子非所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  
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  
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  
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頭微無間似太露天  
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  
而言焉耳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興應耳先生初聞之以  
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緩之斯來  
動之斯和是亦感興應乎曰然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  
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有一字也

先生又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其猶病諸後因侍  
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如何說則對  
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  
致有為之重故憂

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為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鍾聲某曰譬如如此寺鍾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濠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

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定夫字誤當作頭道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四事

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

鮑若雨與同志數人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恐孝弟不足以盡堯舜之道伊川今與和靜商量請  
人見和靜和靜對曰此何所疑孝以事親弟以事長  
能盡孝弟之道者惟堯舜能之諸人未喻和靜曰且  
如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堯弟之至通於神明且  
道此道理如何鮑復見伊川伊川曰某亦不過如  
此說鮑又曰尹秀才直是秘此道不肯容易說伊川  
後問之和靜曰此道衆所公共某何敢秘其說但恐  
一語有差則有累學者伊川曰某思慮不及

張思叔與和靜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  
疑處不對曰張某所說某不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  
某聰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  
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

右十四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  
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  
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  
有得終不決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徒空寂  
去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

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  
理也二說異同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先生曰明道猶有譴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譴語曰  
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後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  
直是謹嚴生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  
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  
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  
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  
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舍去如  
斯遠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急所

記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筭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  
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  
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執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  
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此事殆廢或者似有得

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遠安知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

右一事見晁詹事文集託之以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刑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刑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張子正蒙云水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雜底問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二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不知何人所錄

正獻公既薦常袞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  
威儀盡在是矣

右四條見呂氏童蒙訓呂本中字居仁原明侍講  
之孫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  
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  
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  
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  
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  
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  
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  
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  
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  
不易見得如此止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常說頃  
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  
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交惟先生在願因先  
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  
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  
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  
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  
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以道見伊川先生論難反復以道曰如此是先生亦欲  
人同己先生不答門人云先生所欲同者非同己也  
正欲道之同耳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  
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酌荅臨  
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云只被公家學佛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日偷蓋  
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八事呂氏雜志上同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  
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  
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  
矣親見呂舍十一丈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錄及  
震澤齋錄恐當以邵氏所記為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  
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

時事雖變京安敢變此乃劉子駒展見其祖所錄今  
省記此

右二事江端明記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  
人物纖汙天資偷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  
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違章論奏  
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  
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聰推難考之迹  
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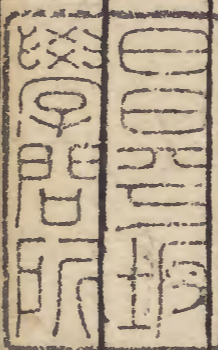
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  
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  
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  
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正正之說無忘臣之  
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  
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二年不  
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  
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退英學士以下  
侍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  
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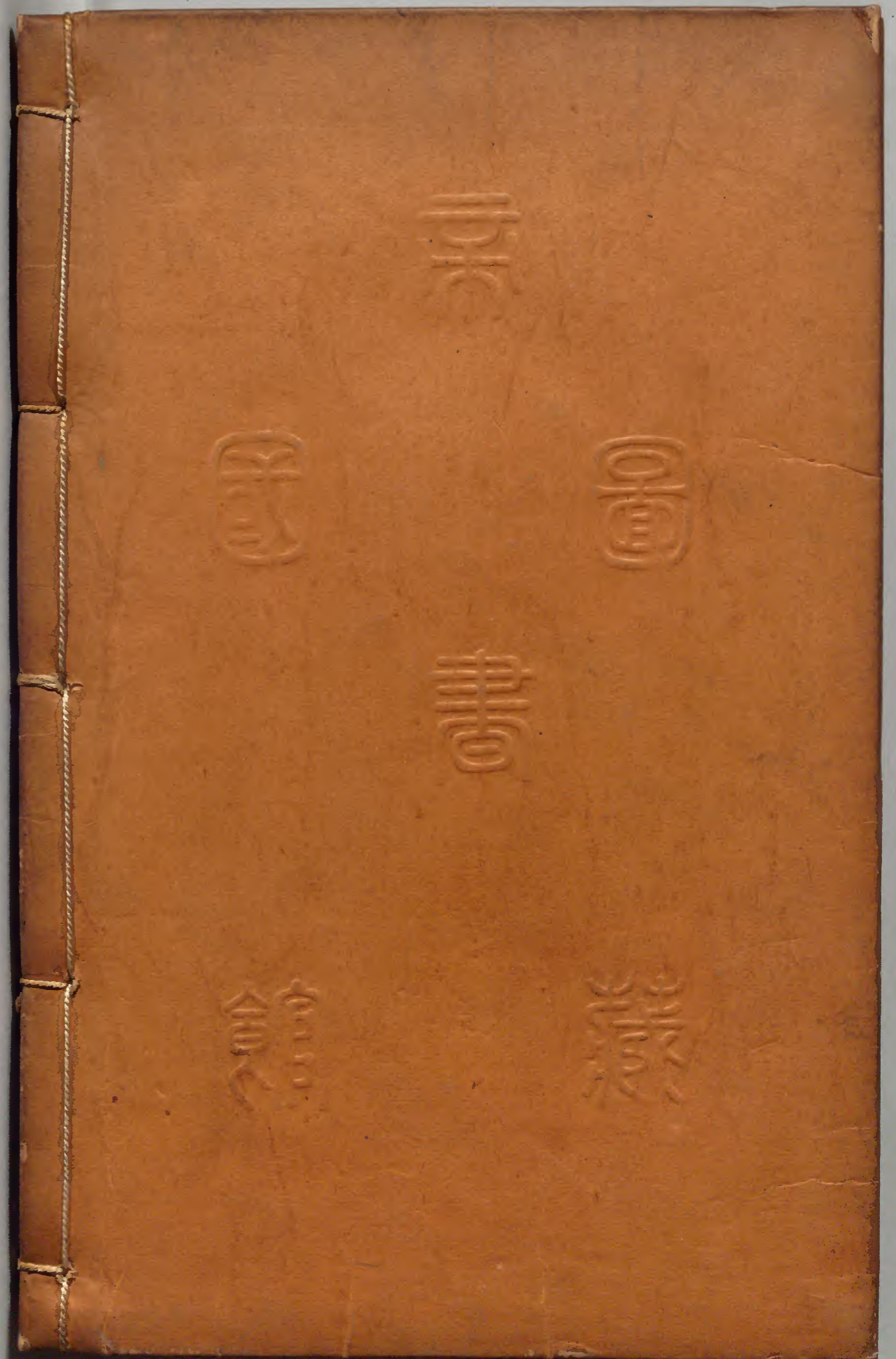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誣詆然所載  
經筵進說尤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  
不及聞者故今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  
以伉直稱然憊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  
不掩防微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  
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

二程全書第四十一



真和齋

|     |
|-----|
| 120 |
| 10  |
| 30  |



印

三

三

三

三

三